

黄裳

故人闲话

黄裳作品系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黄裳

故人闲话

黄裳作品系列

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人闲话 / 黄裳著 ; 一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3

(黄裳作品系列)

ISBN 978-7-5399-3759-5

I. ①故… II. ①黄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4900 号

书 名 故人闲话
著 者 黄 裳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米 兰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9.62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759-5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忆往

- 003 一九四六年在南京
- 008 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
- 015 老虎桥边看“知堂”
- 020 齐如山的回忆
- 031 胡适的一首诗
- 035 寻找自我
- 040 南开忆旧
- 047 记者生涯
- 052 在三里河
- 063 谈何其芳
- 066 卞之琳的事
- 072 更谈周作人
- 075 温特
- 078 忆师陀

083	悼风子
086	弢翁遗札
090	郭沫若
094	朱佩弦
097	茅盾印象
100	许寿裳
103	乔大壮
108	冰心的手迹
111	诗人冯至
115	废名
119	忆李广田
123	浦江清
127	马叔平
132	傅增湘
142	沈兼士
146	张奚若与邓叔存
152	鲁迅与顾颉刚
157	忆吴晗
162	忆马叙伦
166	关于陈寅恪
170	弢翁纪念
174	忆俞平伯
186	忆郑西谛
191	关于闻一多
195	关于傅斯年
199	怀冯友兰先生
202	答董桥

第二辑 日记

- 207 日记·日记文学·日记侦察学
- 211 读书日记(节选)
- 226 宝鸡——广元
- 239 滇游日记(节选)
- 245 过灌县·上青城
- 258 东单日记

第三辑 书简

- 279 故人书简
- 283 沈从文的信
- 287 海上书简
- 294 致黄宗江
- 298 致周汝昌
- 301 致范用

第一辑 忆往

一九四六年在南京
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
老虎桥边看“知堂”

齐如山的回忆

胡适的一首诗

寻找自我

南开忆旧

记者生涯

在三里河

谈何其芳

卞之琳的事

更谈周作人

温特

忆师陀

悼风子

弢翁遗札

郭沫若

.....

一九四六年在南京

一九四六年八月，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到《文汇报》报到，即奉派任驻南京特派员，随即赶到南京。办事处在户部街，事实上只有一间房子，住宿办公全在这里，门口也没有招牌。报社经理严宝礼与居停主人相熟，向他的酱园借了这间房子。整个后园埋了许多腌酱的大缸，门口即是闹市。一切都因陋就简，草草安顿下来，即投入工作了。

白天是跑新闻的时间，晚上回来就将采访所得写成电讯，深夜由我用长途电话报回上海。当时正是国共和谈紧张之际，南京的消息总是安排在报纸第一版头条地位。为争取出报时间，长途电话总盼望能早些接通，可是事与愿违，接通总要在午夜之后，这就不免使人焦急，真觉得这报新闻比跑新闻还要吃力得多。

新闻主要由梅园新村的中共办事处得来，电稿也常请办事处的同志过目，斟酌改定。当时接待记者的是梅益同志，他不但提供线索，分析政局，还对报社的工作非常关心。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工作极为紧张、繁重，可是对《文汇报》记者的会见请求总是抽空予以满足的。谈话不必很长，但对报纸工作的指点，对时局的分析总不吝给记者以明确的指示。在当时那种纷纭繁复的局面下，能使记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工作不陷入迷妄，始终遵循正确的导向，不能不感谢周公的爱护和点拨。

周公对报社工作中的困难也是关心的。当他听说每晚长途电话不能顺利接通时,就提醒我们应该广交朋友,走走群众路线。这就启示我们应该对电信局的长途台作些工作。不久,严宝礼来京,我就建议报社应该与长途台的朋友多加联系。他慨然决定在六华春宴请长途台的女接线员。她们全体都出席了,知道是《文汇报》请客,都非常高兴。她们对这张报纸是非常喜爱、关心的,答应一定帮忙解决困难。果然,从当天开始,我叫长途时总是随叫随接,不再有拖延了。这使我们知道,一张为人民说话的报纸,它总是和读者心连心的。朋友遍地都有,只看能不能去找。这是我对“群众路线”最早的浅显认识和理解。虽然用的不过是请客吃饭这样的形式,但其实际意义决非简单的杯酒言欢所可概括的。

当时办事处的设备是非常简陋的,自然不可能有车子,跑新闻只凭两条腿,而南京又是那么大,走来走去就会遇到不少古色古香的街巷路名。这就引起了我对古昔的联想。跑新闻而能触发访古的遐想,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有时候为了赶时间或其他原因,也偶尔乘黄包车。就在梅园新村外面,总是停放着两排黄包车。彼此心里有数,都明白是干甚么的。走出梅园我总是随便跳上一部车子,不必说地名也不必论价,就会直接送你回到办事处。这样做,不但省时,也免了他们跟踪的麻烦。

有一次和谈陷入僵局,周公要到上海去住一个时期,行前我到梅园去送别,顺便打听此后工作联系的问题。周公在客厅里接见,谈话结束前,他把客厅中间的屏幕一拉,只见后面走出两位老人。周公一一介绍,这才知道他们是董必武和吴玉章。周公介绍了他们的党内职务,交代今后有事可以找他们联系。董老是初见,吴老在重庆马路上看见过。穿着熟罗长衫,手里

摇着折扇，正是一位神采飘逸的老先生。他们在党内都是资历极深的老辈，可是在周公面前却表现得如此谦退，给我的印象深极了。

明代张宗子写泰山的文章，并不正面描写泰山，而只是从山的上下四旁着笔，这实在是一种聪明而巧妙的方法。当时的南京多的是国民党官僚，可是从他们那里是采访不出甚么新闻的。他们一看《文汇报》记者的名片，就像挨了针刺似的警觉起来，立即满口官话，不知所云了。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里，还不如去找另外的视角，从侧面来观察。我也曾叩开过司徒雷登官邸的大门，不过美国外交官似乎也受到中国官场的熏染，玩起辗转腾挪的手段来丝毫不见得逊色。有一次忽发奇想，到颐和路汪精卫的旧宅去采访，很想见识一下这座“双照楼主人”的极尽豪华、但未得享受一日的公馆真面，却在门口就为武装的卫兵拦住，终于不能知道这时的主人是谁。这样失败的经验真不少，唯一成功的是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采访对象傅斯年的一次。我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文汇报》上，记下了采访的详情。

二日下午，我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黄砖绿瓦的宫殿里面枯坐了两小时，没有人敢去叫醒他的午睡。于是约定三日上午再来以后，就冒雨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再来，看见门口停了一部小轿车，知道是朱家骅来了，正与傅在谈话。坐了半小时后，门房拿了我的名片递给我，说傅先生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不想离开，门房又来要我不必再等，“真奇怪，一位堂堂政协代表，又是社会贤达，而且是那么一位大胖子，难道说在光天化日之下会失踪了么？”

大约三分钟后，一扇门里走出一位大胖子，一张以后，摇摇摆摆地又走进去了。我是见过傅的，对门房小小地发了一下脾

气以后，终于不能不给让在宫殿里了。

傅斯年坐下来就提出了抗议，“你们报上攻击我们造这样的房子，怎样怎样。”接下去就说这是抗战以前造的，现在，就拿多少钱也造不出来了。又说中央研究院是个穷机构，规矩的机关，蔡子民时代，省下百分之七十的经费来造房子云云。提到他自己在中研院工作是一种牺牲，他说，我在战前，在中研院拿五百元薪金，打八折再去所得税，实得不过三百七十五元。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大学里做教授，拿个六百元不是不成的。

接下去就谈他现在专办复员的工作，“北大是我复员的，可不是去做校长。”又谈到沈兼士在接收中涉嫌贪污和有关周作人庭审的种种，他对沈是维护的，对周则主张严办。他说，“周作人还是我的老师，但是他现在作出这种事情来，也只好断绝了。”这就是傅斯年“以那么胖的身体还有兴趣与记者捉迷藏”的有趣故事。

傅斯年对《文汇报》为甚么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这谜底在他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透露得相当明白。（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寄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集》）

“我一到南京，记者纷纷来，多数问我北大复文首都高等法院为周作人事。我即照我意思答他们……过数日方知，先生在北平第一次与记者说话，《大公报》与上海左派、此间小报均登载而 twisted 加以歪曲，谓我与周乃旧识朋友，上海《文汇报》与小报又嚷成一片，此所谓盛名之下故意找岔也。”

估计傅此信正写在我访问之后不久。写信同时，又剪寄给胡适《大刚报》一篇《胡适之和周作人的藤葛》，此文提到我写的《老虎桥边看知堂》，此文刊于《文汇报》“笔会”，却被误为《大公报》，也许是后者转载的，不知其详了。

傅斯年也许对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确有功绩，他的历史研究成果所见不多，只记得有一文论明成祖的生母，又曾对宋本《史记》或《汉书》详加考辨，还提出过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可见其学风的大凡。但在当时“左派”记者的眼中，他只是一个忠于旧政权的孤臣孽子，以“大炮”的姿态出现，有如跳梁小丑的一位“社会贤达”而已。

大约就在这前后，我还到老虎桥监狱去访问过周作人，写成《老虎桥边看“知堂”》，这篇东西的运气很不坏，除收入《锦帆集外》，先后被转载过多次。

真不能理解，当时怎样会有如此的好兴致，在极端忙碌之余，还写了一卷《金陵杂记》，发表在《文汇报》“浮世绘”副刊上，后收入《金陵五记》，并不是忽发思古之幽情，主要还是要观察这个政治中心的较全面的实际，时时抒发今昔之感，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游记。匆匆五十多年过去，两三个月的南京生活，还留下了这些零碎的前尘梦影，偶然回顾，真的是梦一般的了。

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

许景宋先生新自北平回来，今晨往访，听许先生说了她对北平的印象。二十年没有回去，北平在许先生看来有三多。其一是老头子多，在马路上随时可以看到一大把白胡子悠然闲步的老头儿，如果想敬老，设筵招待，绝不愁座上缺人；其次即是古树多，多少株树干已经干枯了，而枝叶还扶疏繁茂着；再就是臭气多，因为北平没有下水道，又没有了挑水的人，所以家家都将用过了的污水倒在街上，院子里，每天泛潮时一片臭气。

此外，北平很少改变，物价非常便宜，白菜论“百斤”来买，头号大柿子两枚五百元；葡萄、梨等水果，每斤在千元左右，只是米价高。除了这些她又提到了北平的可爱的安谧。要想读书、做学问，北平还是好地方。

许先生曾经看望了鲁迅先生平的家属，安置了一下，并且将鲁迅先生的一部分遗书带回来了。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抗战中曾有过被售的可能，后来总算没有卖；听许先生谈，损失是还有一些损失的，这些事听了使人伤心。现存的藏书都已经编了目录。这次携带了来的全是鲁迅先生的手稿本、抄本和一些字画。

在这批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校勘本，唐刘恂《岭表录异》（三卷）与谢承《后汉书》（五卷）。

许先生打开箱子，从里边取出来包扎得好好的四五包稿本来。一层牛皮纸下面是另一层毛边纸，包封上有鲁迅先生亲笔

写的书名,这些都被什么人在抄目时打开弄碎了。书稿用毛边纸,活页,纸订。未订成册的,都用宽约一寸的桑皮纸圈套起,处处可以看出做事的精微细致。根据在《三闲集》末先生自撰著译书目所说,《岭表录异》是以唐宋类书所引校《永乐大典》本,并补遗的。编《三十年集》时因为适值抗战,书在北平,未能收入。同样,辑本的谢承《后汉书》五卷,也不见于《全集》,《后汉书》据先生自注,是“多于汪文台辑本”的。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说:“此外又有一部谢承《后汉书》,因为谢伟平是山阴人的缘故,特为辑集,可惜分量太多,所以未能与故书杂集同时刊版,从这笃恭乡里的见地说来,也是一件遗憾的事。”先生手写字体极秀整,不像晚年的苍老。如果藏有川岛校印的《游仙窟》的,可以从卷首先生手书的序言中领略其风度。两书都间有眉批,大概是全书成后又有新发现的地方后来再加注上去的罢?

此外,以《碑录》的部分为最多,有两大包,抄写字体,秀整如前,自汉晋北魏以来,陆续抄录。先生所据,不知道是原拓抑或后人的碑传,抄写不仅录文字,而且存原式,如《正解寺残碑》中有断裂,先生即照原式中加折纹,遇有缺字,大抵以方格示之。在书中,还夹了先生自制的方格纸,与纸制的营造尺型,用以度量影录者。

这时期,正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公布了《修正约法》,准备做皇帝的时候。国内是一片乌烟瘴气,先生精神上所受的压抑至大,在袁氏死前一月,民国五年五月,先生移居北平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又过起起居“僧舍”的生活来,用以消磨时间的方法,即是抄古碑,在《呐喊》的自序中有一段: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曾经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地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

这里所说的S会馆即是绍兴会馆，金心异者钱玄同也。文章背后的一种无限的寂寞，溢于纸背，现在我重翻这些经钱玄同先生摩抄过的古碑抄本，犹不胜其阴森之感。

这些有什么用呢？以一个人的财力收集古碑拓本，以一个人的精力抄写着，历经数年，成书两大叠，这在拥有雄厚财力与人力的日本人的美国人的研究所看来，是不足道的愚人的行径，然而在中国的朴学家看来，正是一种寂寞而崇高的工作。自俞曲园、章炳麟以降，鲁迅先生恐怕是中国朴学收场的一个人了，他用了这个消磨了他年轻的生命。

留在后半生里的痕迹是先生的字，其中有着浓重的魏代碑刻的笔意，雄深朴茂，尝见先生所书《海上述林》、《海燕》……如集自古刻，令人深感这是此一时期中先生抄古碑所遗留的影响。在《碑录》之外，先生有兴趣的是六朝造像、古砖和魏晋人的文集。出于此一范畴之中，就又有下面这些抄本：

《佛像记》

《沈下贤文集》

《百专考》(滂喜斋丛书)

《汉石存》(罗振玉著)

《出三藏记集》(梁释僧祐)

《谢氏后汉书补》

《青琐高议》

《遂初堂书目》

《谢灵运集》四卷

《六朝墓名目录》

唐宋传奇抄本多种,中有:

《绿珠传》

《梅妃传》

《赵飞燕外传》

.....

在这些书中,除了一望而知的抄本之外,其中《佛像记》与《六朝墓名目录》两种都不书撰人,想来是先生未完成的谱录工作。

《鲁迅传》末所附《著作年表》有《六朝造像目录》与《六朝墓志目录》两种,都未印。名称有殊,不知是否即为此两册。

在两书底页都钤有“会稽周氏藏本”与“周氏”小印。

《遂初堂书目》的首页,还有先生硃笔所抄《四库提要》之类的引言一页。

还有一部《罗氏群书》,缺了首册,其中有先生所抄补的一卷《淮阴金石仅存录》,书式大小,板匡字体,都与原书无异,令我深深感动于先生的这种影抄的精神。在过去,毛抄、黄抄是以神似原刻,毫发不爽有名的,不过这大抵是倩“书手”代抄,甚